



渡边淳一作品

泡与沫

文化艺术出版社
香港天地圖書



渡边淳一作品

泡沫

文化艺术出版社
香港天地圖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泡与沫/[日]渡边淳一著;芳子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1
ISBN 7-5039-1812-8

I. 泡… II. ①渡… ②芳…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414 号

版权登记号:图字:01-98-2581

本书经 Japan UNI Agency 代理,
取得作者授权

泡 与 沫

[日]渡边淳一 著

芳 子 译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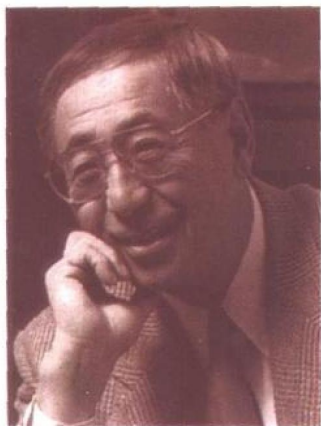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308,000 字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9-1812-8/I·795

定 价:19.80 元



渡边淳一

1933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札幌医科大学毕业并曾在该校整形外科担任讲师。

1965年以《死化妆》获新潮同人杂志奖；1970年以《光与影》获直木奖；1980年以《远方的落日》获吉川英治文学奖等。

著有50部长篇小说及多部散文、随笔集，为当今日本文坛的文学大家。

目录

1	早春
39	春晓
60	花寒
100	绿荫
123	白夜
160	冷夏
190	骤雨
220	明月
274	秋野
326	冬川
374	冬馆
399	后记
401	从《泡与沫》到《失乐园》 ——作者采访录

早春

树隙间大海闪亮。

榻榻米房间的窗前种着山茶树，再前面一点伸展着百日红的枝杈，把正面的海面分隔开。

安艺隆之喜欢从这个房间望出去的景致。

面向大海敞开的日式房间，可以欣赏包括环绕周围的树木在内的四季迥然不同的风情。

但是最令安艺中意的还是从这个房间眺望春意尚浅的景色。

东京现在严寒依旧，甚至偶尔落雪，但是这里春天已经来临。

这次想到这家旅馆，也正是为了要早一点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

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陪伴浅见

抄子。

不知是什么原因，当抄子说可以出去住一夜的时候，安艺马上就想到了伊豆山的这家旅馆。

“那是一家从热海坐汽车用不了十分钟就到的很安静的旅馆。”

听安艺这样介绍，抄子轻轻点点头。

“叫蓬莱。在中国的传说中，蓬莱是东海中仙人们住的可以长生不老的世外桃源。”

“那，去了就回不来了。”

“对，回不来。”

抄子嘴上说着回不来，可很明显她并不是真那么想。

但是安艺却有一半是当真的。他想象着那将成为现实时的情景。

“我很早以前就想带你来这里。”

安艺坐在靠近窗边的向阳处，点燃一支烟。

“到了这里就放心了。”

“放心？”

“你不觉得吗？”

房间位于很陡的山坡斜面的中间，一眼望去，樟木、山桃等巨树郁郁葱葱。

“真是风平浪静的大海啊。”

眺望着大海的抄子穿着葡萄绿色的套装，在春天的阳光映照下很柔和。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后，抄子好像才终于定下神来。

突然，左边的树林里传出尖锐的鸟鸣，一只鸟飞了出去。看它尾巴很长，想必是伯劳。

安艺把身体探出窗外，抄子也弯身下望。山茶树丛的前面就是陡峭的斜坡，他们实际上等于是在直接从上往下看。

“那么闪闪发光。”

山崖下面就是海面，透过树叶能够看到水面粼粼地反射着阳光。

“太阳已经偏西了。”

“四点多一点。”

抄子看看手表回答。安艺把没抽完的烟掐了，看着天空。

正对着植物丛的最前面种的是百日红，弯弯曲曲的树梢伸向空中，在树梢尽头就是那开始染上晚霞的天空。虽然还没立春，但空气中已经有一些水气。

“已经是春天的天空了。”

“跟东京真不一样。”

安艺想到“春意盎然”这个词。春意就停留在那树梢尽头的天空里。

“常年在外国生活的人来到这里，他们会觉得这里还有已经被忘却了的日本风景，因而会在这里住上两三天，轻轻松松休息一下。”

“这种心情，我也能体会到。”

“我们也那么做……”

抄子突然移开视线。出来住一个晚上就已经很不容易，怎么可能住三四天呢？抄子可能就是想这样说吧。

“真抱歉。”

“你有什么好道歉的。”

抄子是有夫之妇，这是安艺一开始就知道的。明明知道，但还是想任着性子提出无理要求。

“你是想一直住在这里吧？”

“倒也不尽然……”

如果只是现在手头写稿子的工作，在这家旅馆也不是做不了。

“在这里可以看见海，不是可以静下心来吗？”

“只是一个人，静下心来也没意思。”

安艺多次企盼过能和抄子在看得见海的地方共度时光。但是安艺知道这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梦想。

房间的右边有很大一丛山茶花和金木犀，再前边是铺着草坪的庭院。这是从设有玄关的主楼通向各栋独立客房的回廊围绕着的中心庭院，正因为是在陡坡上开辟出来的平地，因而更具开放感。

二人借用整齐地摆放在过道边儿上的草履，一直走到草坪的尽头。

走到这里就可以看见位于正下方的浴室的屋顶，右边沿着陡坡而建的回廊一直通向浴室。

“这下面的温泉叫做跑泉，听说过去是从山体喷出后直入大海的。”

安艺曾经到那里的温泉泡过几次。

“这一带跟源氏有很深的渊源，有一座桥因为是被流放在这里的赖朝和北条政子幽会的地方而被称作初会桥。”

因为抄子在轻笑，安艺反问道：

“奇怪吗？”

“我觉得赖朝这个人的形象和幽会这个词不太协调……”

“确实如此，一定是赖朝年轻时候的事吧。”

“那棵是樱花树吧？”

在通往浴室的回廊的前方只有一棵开着花的树。

“可能是绯寒樱。”

“这里还是暖和啊。”

稍含湿气的天空从西边渐渐开始笼罩起暮色。

“那边是伊豆半岛。”

想是要环抱起正面的相模湾一样，右边的海角突了出去。近处看起来海水颜色较深，那前面就是码头，听说再里边有些泛着紫色的地方是冬天放竹篓捕鱼的地方。

“正面看上去扁平的是初岛，再远处隐约可见的是大岛。天晴的话，从这儿可以看见火山喷出来的烟。”

“看过去相当近啊。”

抄子把手放在额前，眯眼细看。柔和地敞开着的套装的领口处，使人想象三十五岁妇女的丰韵。

“这样温和惬意的天气真少见。”

两个人面前种植着山茶和杜鹃，再前面一点的地方多瓣水仙正开着小花。

“你能带我来这里，真是太好了。”

面向大海向上撩着头发的抄子的侧影，看不出背叛丈夫出来旅行的阴影。

看过黄昏时的大海回到房间里以后，安艺穿上旅馆里的和式浴衣，披上和式外套。

“我们到下面的浴室去看看。”

离吃晚饭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正好可以泡温泉。

“那里是这家旅馆引以为自豪的全丝柏浴槽。一边泡温泉，一边看渐入暮霭的相模湾也不错。”

“不过，浴槽不是只有一个吗？”

因为是利用跑泉的原始情趣修建的，因此没有男女之别，只是单定出了女子入浴时间。现在已经过了六点，是男子入浴时间。

“刚才给浴室打了电话，说现在没有人。”

这家旅馆客房不到二十间，而且每个房间都设有丝柏的房内浴槽，因此去跑泉的人并不多。

“去看看吧。浴室比内设浴槽宽敞。”

曾经和抄子一起洗过一次澡。那是半个月前，在原宿安艺的公寓里约会时，抄子洗澡，他不顾她抗议偷偷潜进去的。

“无论如何，我们到浴室去看看，途中的景色也很别致。”

抄子这才终于同意了。

她到隔壁房间开始脱衣服，过了一会儿穿着白地蓝花的浴衣走出来。

“这是你设计的吗？”

“怪吗？”

“不，很漂亮。白地衬蓝花很适合春天的夜晚穿。”

这像是作为和服设计师的抄子特意为这次旅行带来的。

“可能会有些凉，最好还是披上点外套。”

抄子个头并不高，但是身材好，穿着衣服时显瘦。她披上外套，拿起毛巾。

安艺头脑中，自己是在偷别人的妻子这一念头一闪而过。

到浴室去的小径是沿着陡峭的坡面修起的石头台阶，一侧是用丝柏构筑的墙，顶则是杉树皮铺就的。充分利用了斜坡上茂密的自然树木，小径上处处露出巨树的树根，更增添了情趣。

石阶左右装着的照明灯照亮了脚下，从树隙间望去空中还挂着暮霭的余辉。从房间里向下看的时候以为只是树木丛生的斜坡上还夹杂着凤尾松、海枣以及八角金盘等，和椰子这样的热带植物在一起群生着的簇簇山白竹也很有趣。

走到石阶的一半处回头看，只见巨树把枝杈向天空中伸展出去。暮霭中仍能辨认出有些泛黄的是樟木，浓绿色的是山桃。

“桔子结果了。”

抄子指着半坡上的一处说。仔细一看原来是臭橙。

如果时间再早一点的话，臭橙沐浴着夕阳一定很鲜艳，就是现在在那略带红色的黄色果实在暮霭笼罩的天空中也很醒目。

再沿着石阶向下，拐过一个弯，越过两个照明灯，就到了浴室的门口。拉开木板门一看，确实没有人。正当抄子犹豫不决的时候，看浴室的老头子探出头来。

“没关系，我想不会再有其他客人来了。”

安艺开始脱浴衣的时候，抄子也似乎下了决心。她把毛巾放进脱衣篓里，开始解浴衣带子。

安艺先进去，把身体潜入浴槽里。

这个跑泉似乎含有钾和钠的氧化物，但确实无色透明，沾在皮肤上感觉滑溜溜的。

身体潜入水中一直到肩膀，仰头望去，丝柏搭起来的屋顶有七八米高，从上面吊下来的四只圆玻璃球灯在雾气中有些模糊不清。

安艺伸开两腿，把背靠在浴槽边上。

从正面落地的大窗户中透过树丛可以把相模湾一览无余。天空虽暮色已深，但海面却是格外明亮。安艺就那样一动不动地望着大海，浴室的木拉门开了，好像是抄子走了进来。

宽敞的浴槽里，水不断流出来，无声无息的通过木百叶流出去。

与脱衣处隔开的木板门开了，可是却感觉不到抄子进来，安艺回头一看，只见她仍穿着浴衣，蹲在浴室的门口。

“太亮了。”

抄子似乎为里面过于明亮而感到踌躇。

“没关系，进来好了。”

“不，我还是算了吧。”

抄子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站起身。

“也许会有人来。”

“不必担心，刚才看门人不是也说没关系的吗？”

“可是就怕万一呀。”

抄子说着，仍然很好奇地环视着浴室。

“好像有一点盐分，水滑溜溜的，很暖和。好不容易来了，还是在晚饭前泡一会儿好。”

“我还是用房间里的浴室吧。”

现在没有一个客人，但无法绝对保证一会儿不来人。万一有

人来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手足无措了。

“真遗憾……”

安艺虽然有些不死心，但她一旦决定了不进来是不会进来的。在这一点上她是很有主见的。

“那我们半夜里一起来吧。”

“等你睡着了以后，我一个人来。”

“不，那时我也一定会醒来的。”

夜深人静，两个人一起一边泡温泉一边看海也不错。

“那我先回房间去了。”

抄子说着，关上浴室的门走了。

隔着门上的玻璃一直看着抄子的背影消失，安艺叹了一口气。

她依旧是那样小心翼翼。这次出来旅行，不知道她是如何对她丈夫说的。

跟抄子相识是在一年半以前。

在日比谷的饭店里举行秋季新款和服展，安艺闲来无事就顺路去看了看。展示会以女式和服为主，但也有男式和服展台，其中有一件是绿灰色的结城绸料配着一条墨绿色的带子。正当安艺被这落落大方的颜色搭配所吸引，仔细审视着的时候，女店员走了过来。

“您觉得怎么样？”

安艺喜欢和服，在家里休息或是出去就餐时常穿和服。因为从事作家这一职业，穿着比较自由。

“如果您觉得好，可以拿下来比比看。”

店员似乎是厂家派来的，她很娴熟地要把衣料搭在安艺的肩上。

“这是你们厂的独家设计吗？”

“料子不是的，但是是由我们的专职设计师搭配的。”

“颜色搭配非常好。”

“谢谢夸奖，我把设计师叫来好吗？”

店员回头朝里面招招手。

“今天正巧设计师也在这里。”

安艺继续审视着那块布料，另外一位女士走过来。店员都是穿着同样的蓝色和服，只有这位女士穿的是白衬衫和深蓝色的裙子，领口处结着一块褐色的佩孜莉的丝巾。

“这位客人非常喜欢这件和服的颜色搭配……”

女士慢慢点头示意。因为她头发两侧稍稍蓬起向上挽着，显得面颊更瘦，皮肤更紧。刚才听说是男式和服设计师，安艺以为会是位上年纪的妇女，而她看上去也就是位三十岁左右。

“这件和服是你设计的吗？”

安艺问道。她马上摇了摇头。

“我只是设计了带子。”

“那么，和这件和服……”

“我想可能很合适，就搭配到一起试了试。”

设计师可能是直接与客人说话机会少，回答问题的方式有些不自然，但这使她那紧张的表情更显得纯真。

“您经常穿和服吗？”

看安艺还在看，设计师问道。

知道他是位喜欢和服的男士，好像稍稍放下心来。

“只是偶尔想起来的时候穿。”

“我们还有些别的。”

设计师接着把架子上的商品拿下来给他看。每件和服料子都配好了带子，有的还搭配好了衬里和外套的料子。

但是看了一圈，还是觉得最初的那件结城绸料和带子的搭配好。安艺再次拿起那块料子的时候，她在镜子前面替他把料子搭在肩上。

“有一点暗了。”

“也不会觉得暗。看上去像是灰色，实际上还有淡淡的绿色。”

确实，乍一看绿灰色有些暗，实际上底色透着青苔般的光泽。

“带子是你设计的吗？”

“我觉得跟这颜色最搭配……”

在荧光灯下，墨绿色的带子有效地衬托出了落落大方的绿灰色。

“那，我就买下吧。”

安艺虽然是那种看中马上就买的性格，但他的这个决定也太快了。原来只是闲来无事到展示会逛逛，连安艺自己也没想到会买下来。好像她也同样感到意外。近五十万日元的结城和服衣料加上新款带子就不下六十万日元。只是搭在肩上比一下就买下来的客人实在太少见了。当安艺递给她信用卡时，她一边说：“对不起。”一边递上一张印着浅见抄子的名片。

“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请跟我联系。”

似乎是出于偶然，从见到那件绿灰色和服时起，安艺和抄子就被那条墨绿色的带子连接在一起了。

安艺和抄子单独见面是在那之后的十二月中旬，那件绿灰色的和服做好之后，当然见面的时候安艺是系着那条抄子设计的墨绿色的带子。

“我想穿上让你看看。”

虽然是把和服当借口，实际上他是对这位有什么地方表现得不太自然的女士感到好奇。

因为天气突然冷了，于是决定在筑地的河豚料理店见面。安艺先到那里等着，抄子在约定好的六点钟准时出现。

好像抄子是第一次和男士在料理店单独见面，显得很紧张，但是在慢慢习惯了之后话题也多了起来。

这时候安艺得知抄子是三十四岁的有夫之妇，有一个三岁的

孩子。

展示会场的女店员曾说抄子是他们厂的专职设计师，其实不然。抄子只是以那家举办展示会的厂家的设计为主要工作，实际上是不受约束的。因此也参与其他厂家的设计，而且还设计一些手袋、装饰等与和服配套的小物件。

“你是个著名人物喽。”

安艺开玩笑地说，抄子慌忙予以否定。

“说是和服设计师，其实这个行当人很少。跟时装设计不同，这个工作很不起眼。”

确实如其所说，像抄子这样独立工作的设计师很少。

但是抄子这样执著于这个不起眼、今后也没有太大发展的工作，反而使安艺抱有好感。

抄子原来就喜欢设计，从东京都的美术院校毕业后就就职于一家图案设计公司，后来因为进入了一家大型和服工厂才正式开始设计和服。最初只是设计浴衣和碎白点花纹布的图案，而后逐渐扩大到一般性和服的设计工作。

抄子结婚是在和服工厂工作的时候。对方是一家经营医疗器械的公司职员。对于“您丈夫是……”这一问题，抄子只是几句带过，安艺也无意再进一步深问。

开始抄子不知道安艺是什么人，看到信用卡上的名字，觉得好像在哪儿听说过。后来在回家的路上才终于想起来安艺是作家，以前好像曾经读过他关于论女性的散文。

“实在抱歉。”

抄子道歉地说。其实那也不是抄子的责任。倒是抄子直率地说出这一切反而使安艺更添好感。

但是抄子依然对安艺存有戒备。

“您写那么可怕的事情，不会变得讨厌女人吗？”

可能是由于紧张，抄子的问题问得很唐突。

“我没写什么可怕的事情。”

“可是，您不是一直在很冷静地观察妇女吗？”

“那也只是在写作的时候，平时很是糊里糊涂。”

他想说更何况如果恋慕某一女士就会对其他女性视而不见，这一点跟其他男人没什么两样。但想到若一次让她对自己知道得太多，反而会使她感到迷惑。

在那之后，抄子经常寄来展示会、演示会的票，安艺只要有时间就去看，或一同出去喝咖啡，或一起用餐。

安艺认为抄子有工作，又兼有妻子和母亲这三重角色，一定很不容易。但抄子身上从一开始就没有家庭的影子，而且只从表面根本看不出她已经三十过半了。身材娇小是其中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她清纯的相貌、干脆利落的言行举止使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

比方当谈及工作或公司里的事情时，她会不由自主冲口而出地说出诸如：“莫名其妙”“不可原谅”等话语。抄子对于行业间存在的旧体制以及设计师地位很不明确等都感到不满。

单纯从抄子的话判断，她的话确实有道理。但是世界不只是有道理就行得通的。安艺说这样的话，她就会满脸通红地抗议。

“不过，我说的不是也没有错吗？”

看起来抄子的头脑中只有正邪黑白之分，是不存在灰色或模棱两可的观点的。

安艺对抄子的洁癖既感到棘手，同时也在赏其为乐。

看你能一直固执到什么时候。一边看着拘泥于正理的抄子，安艺一边想象着她的家庭。

比她年长一岁的她那位丈夫，也是绝对信奉正义，努力在构筑着幸福家庭吗？

最初为她的设计才能所吸引，进而为她那与年龄不相符的洁癖而吃惊，安艺渐渐地想要破坏掉她的清纯与天真。如果可能，他